

## 敗(Bi)不敗……

敗(bi)不敗由我。是的，我可以這樣說。但我敗(bi)不敗其實也由你／妳，因為，我與你／妳總是千絲萬縷的連繫著。因為，人總生活在社群／社會當中。我說我敗(bi)不敗若沒有你／妳的了解沒有社會上足夠的空間講敗(甚至只是承認雙性愛情慾的存在)，都沒意思，所以敗(bi)不敗不只由我，也由你／妳，也由你／妳的心與思想及因其思想方法體現出來的生活態度所影響。

也就是生活本身。

我們不同又同。我們有衝突又連結。為甚麼不？！

說同重要。但不只是輕率表面的說大家都是華人就同，更不是盲目的死嗑西方概念不適合香港就算（當然更不是不「用」西方概念就必然是道地，其實甚麼是「西方」？當我們說「西方」時，我們把自己定位在哪裡？），其實政治性運動不是「西方」的「特色」與專利，講政治與運動也不一定是盲目跟隨「西方」的模式，大家看看台灣的女性／性／別運動是怎樣的大放異彩。只是我們（香港）與台灣大不同，雖然，我們也是所謂「華人」。是的，說同重要，但怎樣理解同和基於甚麼條件（生活條件）下說同而把人們結集起來更是重要。當然絕不可能是那些大家是同志所以大家同（心合一）的泛泛之談，反覆思索思前想後，都是要以性壓逼為集合點（而不只是同志不同意）：大家是基於怎麼樣的性壓逼或因社會上對性（性／別／性行為／性取向／性意識／性工作）的偏見與思想方法而生的不公平對待而連結

與分享。因為大家都不只是因性而生，但卻被性困著，也受著因性偏見而生的壓逼——這樣的說同，比較全面，也知己知彼，也比較小心大家的存在，而且也基進（清楚基礎地前進）。

說不同重要。但不只是輕率表面的說大家階級／性別／策略不同所以不同，更不是盲目死嗑同志應包括不同性別性傾向人士來顯示對不同的虛假自覺。不同不單是講的，而是要面對的。在不同之中必然有不協調與衝突，我們是要面對／說清楚因大家不同而生的不協調與衝突，還是只用先安外後安內的恐怖心態來扭曲問題，或一廂情願的不自覺虛偽地說同心合一。害怕衝突，可能是我們一直的做事方式，但逃避衝突也不是承先啟甚麼「中國」傳統的後所帶來的好處！而正面面對不同與衝突，也不一定是抄襲西方的confrontational politics/ tactics 而沖淡對道地文化的重視。

我想說，很多，姑勿論是同與不同。但這裡不夠空間，這張稿紙太小，如同志圈。我真的想說，很多。想／說怎樣說文化、生活、政治、愛、前進、相好、性、幸福、平等、性意識、分離、推展、鬥爭、痛苦、深刻、再愛、性別、長大、經驗、快樂、生命、到頭來都是愛……我想／說，敗(bi)不敗由我，也由你／妳。我想／說，重視概念不一定是精英中產做服務，也不是必然草根（大家真的不覺得這些精英與草根相對的意念，尤如西方模式／華人傳統及男女相對的意念，很可怕嗎？！）。我真的想／說，很多。因為很多題目其實都是千絲萬縷的連繫著，如我與你／妳。

可以簡簡單單清清楚楚明確確的把東西講出來多

好，因為人／社群已變得那麼複雜，一不小心就會忽略了別人（如在談同志）；然而，我們是如此的連繫著，我與你／妳。我想／說我想甚麼，我關注甚麼，我生活如何。本都是那麼簡單，我卻覺得那麼難。幸好人總在經驗中成長，我漸漸學會了可以更妥貼的講自己，所以，「華人同志」對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我只可以說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又窮又多病的壞鬼創作女流又鍾意男又鍾意女……

有些女性朋友說自己是叻士（英文發音是les〔不是翻譯〕，正宗道地香港話），甘甘（編按：金佩瑋）打趣的說她是魔丫(more)，是的，女性無限。但為甚麼在這個社會（香港）中我們是如此受著制限——對於我們無限的對性的探索與權利。

我敗(bi)不敗我說我的女性雙性情慾經驗，有機會嗎？有多少空間？不只是指在香港這個社會中家庭／教育／媒介／宗教裡的空間、甚至是在「華人同志」旗號下的空間，而是在你／妳的腦袋與心靈裡的，至少，由那裡開始……

編註：本文原為「九九華人同志交流大會」而寫，後來因技術問題沒有刊登。

## 就只是從尋找舒（合）適的語言開始……

講 bi 話敗，都不知是中是英，香港人說話有音無字，說了出來都不知是怎樣寫的，就算是中文，也都是廣府話，不知自己應為那超級本地化而高興，還是替那小圈子語言而擔心！講 bi 話敗，之所以難，不只是香港文化沒有足夠對性及對情慾的討論而所以缺乏言語支撐，而也是因為對兩性也有情慾的內涵一直被否定，或將之定性為不存在；而且，講 bi 話敗，也會令人為難，因為都不是講人，而是講自己，和（應該可以）簡單直接的表達自己的想法、生活和生趣。然而難上加難的，就是在講性講 bi 講對兩性的情慾之餘，自己自覺不應將之歸納為人的全部，尤如一張鬼畫符貼上頭上永超生，掛起一個名目永遠不變，是那麼恐怖的事，所以從來都不可能認同「作為同志」的同心合一。

說這說那都未說到 bi／敗，就是因為連一個比較舒（合）適的名目也難找。本來以為這是自己這個超級敏感麻煩友的反覆思量而已，但在剛完結的關於雙性情慾的工作坊裡，發現這個難以啟齒的問題，都在纏繞其他／她人（特別是兩性都愛的人。小心，不是同性戀！）。當然當中每人也有不一樣的經歷，但整體而言大家都遇上一些相類的問題：在異性愛圈子中與「同志」圈中，都無法暢心的說自己，說自己的感受，說自己的生活。在異性愛圈子中若與同性一起就必然打你／妳落「同性戀」的旗號之下，與異性一起就以為你／妳是攀變直變

番「正常人」，沒法子表達清楚自己；在「同志」圈中，雙性愛更是一大避忌，一開口講 bi 通常啲人唔係俾你／妳嚇死（覺得我們是出賣他／她們）就笑死（唔信你／妳，當笑話笑過就算）！好鬼難！那一種難，在於難以啟齒，在於啞口無言，也在於文化發展上的舉步艱難，是無奈的，也是難過的！

想過雙性愛這個字，覺得不中用，因為甩不掉以性伴侶來為自己主體定位的問題，即是妳／你與同性一起就是「同性戀」，與異性一起就是「異性戀」，兩性都愛就是「雙性戀」，很奇怪的言語，問題很多。其一，是「雙性戀」令人容易混淆是位於「異」與「同」中間，即未選定所以兩邊擺；其二，對兩性情慾討論的重要性，不只是那些由外而生（以性伴侶的性別作性身分指標）的表面問題，而是走回自己無窮無盡的情慾空間之內。說兩性都愛，不只是一時愛女一時愛男的搖風擺柳，而是自己作為主體的情慾流動，是對愛對關係的獨特態度，至少於我而言，我與現在的女情人一起時是有雙性情慾；與從前的女情人的女情人通電郵也是有雙性情慾；想起從前的女情人的女情人的老公都是有雙性情慾的，這些都是自己情慾的地圖，不會因與誰一起與甚麼性別的人一起與多少個人一起而改變，而情慾的流動，生生不息。

也想過「同志」，也用過「同志」，沒法子再在那單一的旗號下透一口氣，也曾努力的在「重新定義」「同志」的鬥爭中死去活來，以為可以擴闊「同志」的「定義」，「加入」雙性愛，但卻是徒勞無功。腳前是深淵，何不懸崖勒馬，不必被「一種」有形聲色所煩擾。言語

嘛，就只是人的依賴，跳出來找另一個題目再開展和豐富討論不可以嗎？不是怕認作「同志」，而是認了之後人家就以為你／妳是同性戀，且一生一世也是同性戀，好為難，也不稱心，更不稱身。在「同志」圈中都不知道有多少兩性都愛的人就此被壓下去變成「同性戀」，一旦發覺自己愛上異性都不敢開口，怕被「同志」朋友疏遠要脫離「圈子」，怕被人視為不敢承認自己不站出來，怕被人說成出賣「自己人」，怕被人誤認為妥協於大社會道德觀念壓迫之下。其實，壓迫從來都沒有單一源頭，源於大社會，也源於小社群，源於迂腐，也源於沒法子真正面對自己。

兜了一大個圈，走回這篇小文章的題，怎樣找個(比較)好的包容的妥貼的溫柔的名目，好讓大家可以討論下去？很怕一些人說：「喜歡這個人就是了，不必看性別。」話雖是對，但這種開啟討論的方式卻不能引伸更深入的討論，真的難。在怕被一個死實的名目框著和在需要點題出發的左右為難之間穿插！再想想，那種為難，也在人家要求「解釋」的思想習慣之下的難。記得前兩天有一個基佬朋友來電，說想搞一個流動性意識(他是說英文sexuality，我只可以這樣譯)的工作坊，問我甚麼是「流動」的性，我呆住了，要去「定義」「流動」性，寫下來也覺荒謬。有時並不是怕解釋，而是大家的腦中的確形成了很多小格(框框)，問問題和「演繹」答案都有方程式，只怕我答了一個「定義」，就只成為另一個小格。但關於情慾與愛與關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重組這些小格，是對思考方式的重組，而不只是對性這個題目本身。所以，我時常覺得，關於性的解放，不只

是性傾向的問題(即同性戀平權的問題)，也不只是性別的問題(即男女權力不均的問題)，而是在於個人自身情慾空間的開拓，及因這些個人生活空間的拓展與社會道德框框下相互影響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發展，而這些關係，應該是充滿愛的，充滿關懷與支持的。

所以，我們搞這本書的幾個人，都同意用「雙性情慾」這個名目，沒有「同志」的「定義」及身分問題，也不如乜乜戀、物物戀的外在性。一切先走回自己自身的情慾大放送，是對自己的了解，是對愛、對愛人、對與愛人發展關係的了解，與對自身生活的自由權利與社會大小圈子中規範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只是讓自己的生活更加好過而已。就談雙性情慾吧！應該是精采的，因為都是關於自己的，也是關於愛的，雖然免不了帶來震動。

## 雙性情慾 Q & A

這種問與答遊戲，真的要小心，因為這些Q & A的形式與內容，都不是金科玉律，只是作為入門的點題引伸，希望藉此可以深入淺出，帶出問題背後的問題，而不只是提供答案。我們自小的教育已有太多既定的Q & A了，問題問歪了，答案又怎樣答得好；而答案不解構問題的問題，又怎會是一個好的答案。所以各位朋友讀這些問與答，不妨加多一些答案，或另自起題，與朋友再玩／反。討論從書本中可以伸延，都是這樣子吧！

### 甚麼是雙性情慾？

簡單地說，雙性情慾就是對兩個性別都會有性與愛的感受，也是說可以與男與／或女發展性與／或愛的關係。有雙性情慾的人對兩性的鍾愛並沒有一種清楚的比例，如五五、六四之類，每個人也不一樣，也因遇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別而不一樣。這種自身對兩性的情慾與情懷，不會因與哪一個性別的人發展關係而有所改變，即不是如俗語的「攀變直」或「直變攀」。雙性情慾是一個獨特的情慾狀態，而並不會是一半同性戀或一半異性戀。

### 叫自己做雙性愛／bi／敗？

自稱有雙性性慾的人，與雙性情慾本身不一樣。自稱為雙性愛或bi講敗，是一種自覺的意識，有很多人對兩性也有性與／或愛，甚或正在與兩性發展性與／或愛

的關係，但卻不一定自覺自己的雙性情慾和叫自己做bi稱敗；同樣，一些人從沒有與兩性發展過性或／與愛的關係，也可以自稱做雙性愛／bi／敗，只要他／她們自己覺得這個名稱可以說及自己，或有需要這樣說。但這絕對是一個自己名命及自稱的策略，沒有任何人可以說任何人是雙性愛是bi是敗，雖然他／她們可能兩性都愛，正如沒有人有權可以用「同志」來歸納非異性愛者一樣。

### 有雙性情慾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同時喜歡男和女？

雙性情慾，其實是可以被兩性吸引，和是一種對與不同性別發展關係的「可能性」，也是一種對自己的性實踐的寬容。一時一刻當下與男或與女一起，與多少人一起，並不是雙性情慾本身的問題，而是在乎個人本身對關係的態度、對愛人的觀點和實踐性與愛的不同模式。有很多實踐一對一關係的人是有雙性情慾，正如也有很多實踐一對一關係的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一樣。但這又並不是等於實踐非一對一關係的有雙性情慾的人就是次等的、不好的，而必要跟從異性戀婚姻一對一的模式才是「正確的」。一切在乎每一個獨特關係中的內涵，當中的坦誠、尊重與溝通。在我認識的朋友之中，也有一些多年獨身（沒有與任何性別的人發展關係的），但卻非常清楚自己兩性都愛，正如在這個強制性異性愛的社會中，我們在小時候已被認定為喜歡異性，而那時我們還不知性愛是甚麼，也沒有與異性發展性愛關係。

## 有雙性情慾的人可以發展長期關係嗎？

性愛關係的長短，與他／她本身是甚麼性傾向、性別與性實踐並無關係，有雙性情慾的人也有很多的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樣。異性戀／同性戀者一樣可以有一個或很多伴侶，可以與伴侶發展長期的關係，也可以獨身過生活，對兩性也有情慾的人亦然。

## 雙性情慾是不是通向同性戀的過渡階段？

與不同性別的人發展關係，不一定是等於自覺兩性都愛的狀態，因他／她們可能只是被大社會強制異性愛的道德規條壓下去而與異性一起，可能他／她們是喜歡同性的。但雙性情慾卻不同，是個人真的也自覺對兩性都有性與愛的慾望，不是被迫的，也不是過渡的，是清楚了解自己的情慾需要的。不是找個異性伴侶來「扮」「正常」的自私自利，也不是不敢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反而，在我的經驗之中，先認作「同性戀」才是更加了解自己是兩性都愛的過渡。而這個問題的問題在，過渡，有何不妥？為什麼當我們說過渡的時候就帶著負面的意思？每個人也在不同的環境下、不同的過程之中成長，大家可以在第一步就知道自己的路是怎樣的嗎？路，是自己行出來，也是未知之數，重要的是對在路上同行的人的愛與相互支持、坦誠與關懷。過渡，可以是正面的，也是應該要正面面對及欣然接受的。雙性情慾對個人的寬容，對性的解放，正是打開自己接受未知之數的可能性。

## 有雙性情慾的人都沒信用？

很多人覺得，男女都愛的人，都愛說謊，沒信用，在人前講人話，在鬼前講鬼話，這個想法很有問題。我不是說有雙性情慾的人都必然是好人，都必然開放都充滿愛，這個當然不一定。愛說謊沒信用的人多的是，當然也包括有雙性情慾的人，只是我們不能因為某一個人對兩性也有性愛慾望就定性他／她們為不可信及喜歡騙人的人。不可信是人的性格和與人相處的問題，不是性傾向、也不是性實踐的問題。

## 擁有雙性情慾的人着數多，一手拿著兩個世界的好處？

對兩性都有性或／和愛慾望的人，時常被人誤會，以為他／他們在異性戀圈子中就認作異性戀，在同性戀圈子中就認作同性戀，必然是着數多，又沒有壓力。我的經驗與身邊朋友的經歷卻很不一樣。在異性戀圈子中，往往因為自己是與同性一起而沒法融入其中，雖然自己是有雙性情慾；而在「同志」的圈子中，卻沒法子坦誠的表達自己對異性有興趣，究竟是有着數，還是帶來更多壓力？而這些壓力，又反映了甚麼大社會（異性愛中心）和小社群（同志圈）的問題？

## 雙性情慾的人都是愛滋病帶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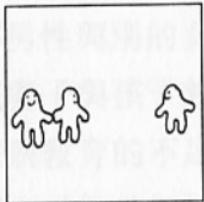
愛滋病的傳播，純粹是因為不安全的性行為和體液的交換，並不是因為哪一個性實踐和性傾向的社群，或哪一種性愛模式。有雙性性關係的男性通常被視作把愛滋病毒從男同性戀圈子中帶給妻子與孩子，但這個誤解

當中已牽涉很多偏見與問題：其一，無可否認，有很多自私的丈夫會瞞騙妻子，與別的男性愛滋病帶病毒者有性行為而染上愛滋病毒，並將之傳給家人，但這並不表示男同性戀或男男的性行為就等同於愛滋病，不是有更多男性與別的女性有性關係而得來一身性病嗎？其二，把妻子與孩子說成受害者只是掩飾了政府的性教育和愛滋病教育的不足。妻子（女性）和孩子（青少年）其實應有足夠的知識與力量去保護自己，不只是被動的「希望」丈夫沒有病，而是可以主動的保障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身體放回主體的位置，這種自我對自身身體的醒覺，不應該受丈夫有多少個性伴侶或實踐怎樣的性行為而影響的。對於女性的性教育和愛滋病教育，特別是在以女性為主體的理念上（不只是叫男人帶套的），在香港，還是很不足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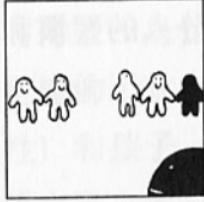
### 雙性情慾的人應與「同性戀」社群劃清界線嗎？

其實，有雙性情慾的人，在很多情況之下，遭遇都與「同性戀」者相同，特別是那些正與同性發展關係，或與多過一個人（性別）發展關係的人，更會被視為一些「不正常」的「非異性愛者」。大社會的歧視與不公平，不會在壓制我們之前，首先問問你／妳是否都喜歡異性！！不能共同抽居屋、不能領取遺產、急病時不能替伴侶簽手術同意書，還未說及家人、工作環境裡的壓力……很多很多的問題，通通都浮現起來。所以，其實在社會公義及個人權益的爭取上，有雙性情慾的人和同性戀者是可以合作的，只是要非常自覺大家的要求不一定一樣，大家的生活與性愛實踐也不一樣，才能互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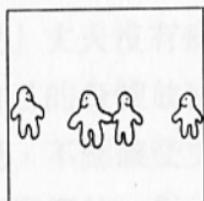
作、支持。我的意思是，雙性情慾是不可以歸納於同性戀論述／社群需要／政治訴求之下，而「同性戀」社群也不應排斥或打壓討論雙性情慾的空間，因現存的問題仍很大，如在「同志」社群中，「自己友」就是同性戀，這個仍是大部分人的習慣和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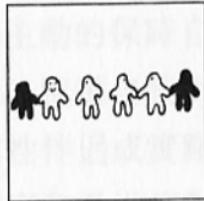
我愛上了另一個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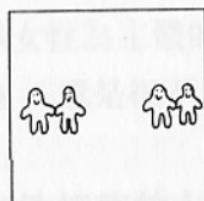
白色和黑色一起  
因為白色愛上黑色  
但仍然喜歡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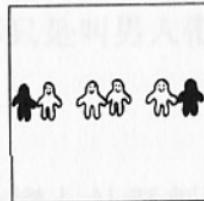
我也愛上了  
另一個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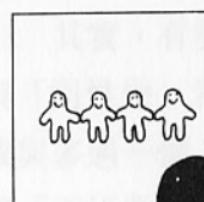
可以有多個組合  
都是因為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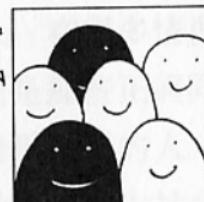
組合不同了  
都是因為愛



組合有轉變  
都是因為愛



沒有一點不和  
沒有一點不滿



我們相處很愉快  
都是因為愛